

面朝大海

候鸟老爸

■ 鱼儿

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来说，去机场迎来送往已经是生活中常见的事。

儿子就是在这样的接送中一天天长大，而父亲却在这样的接送中日渐衰老。

机场就像一个生活的大舞台，在这里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剧目。每次接机时，总能看到那些翘首以盼的眼神，以及相见时欢喜与拥抱的场面。而送机时，性格豪爽的人，会用爽朗的告别声和迅速地转身去化解那一丝离别的伤感，而性情柔弱、多愁善感的人，总是泪眼婆娑、依依不舍、挥之不去。

所以，大多数接机的事情我都是自告奋勇，而送机的事则能躲就躲。

前几天，去机场接老爸来过冬。在众多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他，在空姐的搀扶下缓缓地向我走来。这让我想起了儿子小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每当儿子自己坐飞机时，我就给他办理“无人陪伴儿童”的手续，只不过，儿子总是奔跑着扑向我的怀抱，而如今，老爸的步伐似乎缓慢了许多，一向挺直的腰杆，也微微有些弯曲。

我在空姐的本子上签完字，接过老爸。

八十多岁的老爸，依然是红光满面。由于飞机晚点，他转战五个多小时于午夜才抵达，可他没有丝毫困意，一路上与我家长里短、兴奋地说个不停。

回到家，安顿好他老人家休息。我打开箱子：新鲜的青皮萝卜，在老家是当水果卖的，远近闻名的怀远大石榴，还有老爸自己腌制的萝卜干……沉甸甸的。

老爸几乎每个冬天都来海南过冬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小妹家。老爸是个书虫，酷爱读书，小妹的家住在海南大学里，老爸去阅览室或图书馆都非常方便。而我这里大部分的时间是公婆在住。今年婆婆先去了深圳小姑家，我就把父亲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他非常开心。

每年来海口，老爸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万绿园，喜欢那里的一草一木。他经常在那里散步、打太极拳，有时候还带上一本书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有一天我陪他在万绿园散步时，看到地上有一个饮料瓶，我生气地说，这些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公共道德的意识呢！老爸一言不发，弯腰捡起来丢进垃圾桶里。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羞愧！老爸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，与其抱怨，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事情。

陪老爸散步是一种享受，听他讲过去的故事，从爷爷奶奶到太爷爷，让我对家史了解不少。我鼓励老爸写下来，并一再要求他继续完成《老兵回忆录》的写作，他答应了。

老爸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，但我发现他还是喜欢在客厅看电视，原因就是想跟我们说说话。惭愧的是，我们能陪老爸的时间太少了！

老爸戎马一生，坎坷一生。他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在前线指挥部做译电员。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，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军队。老爸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多年的军旅生涯也让他很少有柔情流露。尤其在母亲病逝以后，他经历过再婚，后来，又是独自一人。他尽量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。老爸在老家的时候，坚决不让我们给他请保姆，他说，人越是年纪大，越要勤动脑动手。他自己做饭、洗衣，并且坚持每天写日记，如今的笔记本已经好几摞了。

记得去年清明我回老家时，进门就看见父亲系着围裙在包饺子，他知道我爱吃饺子。看见我，他只是笑呵呵地说了一句：“回来了！”就又继续包饺子，就好像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时一样。

那天晚上我在客厅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轻轻地走过来为我披上外套，又默默地转身回到他自己的房间。我挂了电话，双手紧紧裹着外套已经泪流满面。

老爸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，八十多岁的人，不但学会了上网、发短信，连微信、摄影、甚至自拍，都玩得得心应手。

老爸因为经历过朝鲜战场上震耳欲聋的炮火，年轻时耳朵就有点背，老来就越发严重了，他又不愿意戴助听器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大声地跟他说话，而老爸的打岔也常常叫我们哭笑不得。

老爸来了以后，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肺活量增大了，底气更足了。

昨晚回家，老爸已经煮好了粥，在我进门换鞋的工夫，老爸已经为我把饭盛好。虽然我早已为人妻为人母，但在他的心目中，永远都是那个调皮捣蛋、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假小子。

最近，每天下班的时候，一想到家里有老爸，心里就暖暖的。

家在海南

■ 孔见

在一些场合，鄙人曾经宣称，自己是古崖州的遗民，旁人听来以为是一个幽默，于我却有几分认真。不仅我肉体的生命出生在崖州属地，而且精神生命也从这地里汲取了许多有机的营养。海南岛古称琼崖，一般而言，北部为琼，南部为崖。虽然大体讲的都是闽南语，但彼此之间听起来还有些不顺畅，勾兑不好还会产生出误会和笑话来。文娱生活方面，琼州的人喜欢唱戏；崖州人热爱唱歌。尤其是州城以西的地方，人们在扶犁耕地或是挥镰收割的间隙，甚至是赶路的中途，都会即兴打开嗓子，在阳光下嘹亮地唱上一段，或是对上两节，直到兴尽才又继续干活赶路。崖州土歌曲调丰富，其旋律古朴而又苍凉，具有极强的慰藉力。如果在赶路中看到有人哭得死去活来，无法安慰，你就给她上唱一段“天地啊人生在世啊上，先世啊姻缘天注哦定……”保证很快就可以让她安静下来。这种悲凉的曲调几贯穿了崖州人生活的各个环节，恋爱、嫁娶、送丧、节日，闲暇的时光，都离不开土歌的对和。特别是男女谈情说爱，几乎不用口语，都是一条歌儿扔过去，又一条歌儿甩回来。不会土歌的男人，只能等着哪个人家的

酸梅树下的吟唱

媳妇守寡了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那些惶惑不安的日子里，崖州土歌给了我的内心无限的安慰。记得一些黄昏，或者黑灯瞎火的暗夜，不知是哪个家的老人一咏三叹地唱起这种催人肝肠的曲调，唱得我趴在地上起不来身，唱得我“眼汁流成深江河……”

除了土歌，崖州人对故乡的记忆，还跟酸梅树联系在一起，甚至具体到一盘酸梅树芯儿煮出的仔鱼汤。因为结出的果子像一种弯豆，酸梅树被外地人称为酸豆树，在全岛各地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，但它长得最茁壮又密集的地方是崖州的西部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耸立着一棵上百年、甚至数百年树龄的酸梅，有的人家甚至多达三五棵。这种树冠繁茂、枝条纷披的常年落叶乔木，气场很大，浑身散发着一股清凉的气息，它的果豆更是饱含着甘润的滋味。正是这种滋味，想海南岛南部火球般的烈日变得可以忍受。夏日的晌午，农夫们即便是赤裸的在田地里干活，心里只要静静地想一想家里的酸梅树，想一酸梅树弯弯的果豆，喉咙里就有回甘的津液汨汨渗出，心里也就涌起一泓清凉。和崖州土歌一样，酸梅树的滋味极其丰富，难以说得清楚。它是有酸的味儿，特别是青涩的时候，还带着一种苦味，但它更有一种

甘甜，含在嘴里特别能够生津，慢慢玩味，暗地里也还会透出许多字面上没有的意思。在不同的心境下，酸梅会变现出不同的味道来，这些味道也惟有崖州土歌才能唱得出来。酸梅树的躯干粗壮而又富有韧性，特别是它的枝条，在风中游刃有余，百挠不折，因此，它能够化解台风的那股野劲，守护好自己的家园。每到夏天，长着酸梅树的人家，院子里就洒满了无数淡黄色、带着股红血丝的花朵儿，散发着酸里带甜、甜里带辛的芳香，让回家的人满心欢喜。离开了酸梅树和崖州民歌，你无法想象，在烈日烤灸与台风淫威的扫荡之下，海南岛西南部的人是怎样活出来的。

崖州有一个叫做梅山的地方，是酸梅树的集结地，也可以说是酸梅树的首都。梅山不高，但因酸梅而闻名。或许是因为酸梅树的荫庇与护佑，那个地方人杰地灵，出了不少人才，包括一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英烈。少年时，为了瞻仰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树，曾经和伙伴们专程前往，在枝干扭动如苍龙劲舞的老梅树下久久彷徨。有一股深沉的大气弥漫四周，令我们说不出任何的言语。我们七嘴八舌地赶来，却又默默无语地离开。

今年的秋天，海南岛并不平静，台风呼啸着来来去去，夹带着撒泼

的雨水，天地上一片苍茫。某一个晚上，积华兄匆匆来访，带着一摞文稿，说是让我给看看，顺便写点什么。积华是有灵气的诗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在海南岛诗歌大赛中折桂。后来在江湖上行走，广交天下豪杰，路越走越宽，便金盆洗手，不再热衷于雕虫之事，但对诗坛乃至整个文坛仍保持关注，不时向我传递一些资讯，分享阅读的经验。老朋友中，像他这样有着良好读书习惯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见了。

南渡江的波涛在台风中不断涨起，惶然的风雨声中，我陆陆续续读完了积华送来的文字，一本名为《秋韵》的诗文集。作者孙治福先生，是崖州地方酸梅树一般的人物，而且还是梅山本地人，属于在酸梅树阴影下生长起来的古崖州遗民，而且比我要年长一些。在多年辛勤的务实工作之后，他开始回归文化母体，和骚人墨客一样务起虚来，随兴所至地写下感怀的诗篇，与朋友亲人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。读着他的文字，让我想起了越来越遥远的崖州，想起了一棵棵被人砍倒的酸梅树，想起海滩上一丛丛张牙舞爪的仙人掌，和婆婆薙薙的野菠萝，还有已经过去了的那个多风多雨的时代，唤醒我无尽的乡愁，于是记下了这些简陋的文字，算是一种共鸣与回应。

冷暖人间

热气腾腾的心灵

■ 梁凌

多年前，我在一条老旧的巷子里住。巷子里有个美丽女子，腿有些拐。她有个男人，腿也拐。两口子租了个黑洞洞的小屋，开了家修理铺。男人修旧电器，女人补旧衣服。他俩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虎头虎脑很可爱。一开始，我感觉这家日子真惨淡，两个残疾人拼凑在一起过活，生活像巷子一样晦暗。

但随后我发现自己错了。因为女人总是笑咪咪的，她的脸圆，一笑起来，像朵白玉牡丹。女人在门前种了很多花，花盆就地取材，有坏了的盆子，有塑料泡沫盒子，还有锯开了的饮料瓶。女人在花盆里种指甲花、紫苏、烧汤花、还有薄荷。冬天花儿都凋了，她又种开了蒜苗，一盆盆蒜苗以破旧的店为背景，像水仙花一样惹眼。

女人爱盘头。她的头发总高高挽起，在脑后扎成圆髻，髻边插一根步摇，银的。人不动，步摇不动；人一动，步摇就快快活活地乱晃。人家都说，她有腿疾可惜了，要不然，可是难得的美人……

美人心灵手巧，端午时节，她自己做一大笼粽子。粽子熟了，谁走到她门前，都能闻到那股子甜香。冬至她包羊肉饺子。圣诞节，她自己做两顶红帽子，孩子一顶她一顶，很调皮地戴在头上。人家说，你盘头戴圣诞帽很奇怪。她说圣诞节，就是给“刺蛋”们过过瘾嘛，哈哈！元宵节，她系着绣花裙，拿个大竹筛，站在门口摇汤圆。一筛子汤圆，白白胖胖，在筛子里跳呀跳。

我发现，她一个节气都不想错过。节气节气，不过还叫什么节气！她说。相对于我们的混沌麻木，她每一天都似乎热气腾腾。

她是一个生活家。仔细看看周围，成功人士不少，但像她这样快乐有趣的少。汪曾祺说：“活在世上，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，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。”汪曾祺也有一颗热气腾腾的心灵。别人都知道汪曾祺是大作家，却很少有人思考为什么。其实汪曾祺小说里活生生的场景和人物，全来自他对生活的热爱。汪曾祺小时候，从家到校，要经过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。巷子里排列着许多手工作坊，他喜欢在这些店里闲逛，看银匠在模子里鑿小罗汉，看竹器师傅傅把一根竹竿做成筛子，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，看灯笼铺糊灯笼……到一个新地方去，他最爱逛的，是菜市场。市上的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，让他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

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，也是个生活家。荷花初开时，她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放在花心，第二天早上取出，用泉水泡茶，香韵尤绝。丈夫扫墓时捡回一些纹路好看的石头，她信手拈来，堆叠成一些盆景。

爱尔兰艺术家王尔德曾经说过：“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太多，有趣的灵魂太少。”遇见一个热气腾腾的心灵，如撞见一次花开，如一次相遇，是多么美好的事。

诗路花语

歌（节选）

■ 孙文波

苍天总是赐予创造者
整理大海的词句的愤怒
——史蒂文斯

夜晚，他站在河边凝视水中倒影，
灯光映现下的黑色城市；巨大的肉体的仓库，就像由神驾驶的船。
起航吧！在黝黑的河上行进，直到远方——大海在远方翻腾波浪；漩涡、潜流，具有无法探究的神秘。早在荷马时代，人类就经历了变幻之苦，茫茫天际中突然显现岛屿。但那不是安歇的场所；有华丽的宫殿，弥漫着花香的庭园，也不是。城市同样不是。名符其实的城市！迷宫般的街道、小巷，嘈杂的人声。多少次，几乎是每一个早晨和黄昏，当行走时，他感到迷惘。他的心像鸟那样飞离躯体。你能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？不！你不是先知。他向往的地方谁也无法看见。每一次，最后的表象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屋里。他坐下来，在粗糙的四壁中坐下来。冬天，风的呼啸穿透墙缝；夏天，蝙蝠在室内上下盘旋翻飞。看哪！他，他低头在纸页上疾笔书写，他的笔总是要触到大海、岛屿、浪涛。那是成千上万个狮子跳跃的大海，那是像钻石一样闪耀光芒的岛屿。

海边的白娘子

■ 杨沐

闪电在海上颤抖
跋木抱的白素贞停止补网
靡醉的剑鱼考量阳光

雷声发疯椰羽
梁上悬壶雄黄，蛇信子
颤抖而玫瑰，这一次
许诺不一样的江南

海天裂缝里挤出各式法海
靛蓝色将海面敲出
游曳的四点，剑鱼刺搅转
发髻坚坠，白娘子
一支头簪刺天

像一颗榄仁树生死相予

■ 骆家

枯荣的脚步同时踏入了一条河流
大叶榄仁树就是这样不可貌相
我说出的誓言排队等候，等一场盛宴
明星般一夜爆红。其余的
永远是多余的大多数。它们需要
能屈能伸地活着并和蜂巢为伴

要不要在海边老去，像一棵榄仁树
生死相予。可以在秋天里饮一杯红酒
消磨时光，也时常用漂亮的玻璃盏
分享南美的精品咖啡。榄仁果子般
熬成了婆，曾经莽撞干净的青春
如今蓬户瓮牖，草路蓝缕

无法一起带走你，寡言的青皮林
所以请允许我暂别并一次次凝视你
晨昏我也会再数一数加井岛上无忧的云
再仰头望望东岭西岭，只为了不让泪奔流
你要记着我在落叶红的清晨跑开
也别忘了榄仁果挂满枝头之时唤我回

大悲舞

■ 陈才锋

太多的呼唤落在风中
故乡便成了一片游荡的雪花

我习惯了北风纷袭而来
把每个人的名字挂在空中
等待八千里铁骑
慢慢淤平
生活的静和闹

想象一个人
储存的花蕾和嫩芽
将身体的狼道、谷峰、河流
一一剥离
一一安放在雪花上

